

第六十章 記得當時年紀小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隻有湖對麵的亭上還殘留了一些雪塊，溫溫薄薄地分成了無數白片，就像給深色的亭子打上了很多補丁。京都雪在臘月二十九便停了，三天內，靖王府內的仆役們早就將湖這麵草地上的雪掃的幹幹淨淨。

隻是天寒地凍，草地上自然沒有什麼新鮮嫩活的草尖，有的隻是死後僵直著身軀的白草，偏生卻沒有什麼人打理，看上去顯得有些荒敗。

範閑安安靜靜地跟在靖王爺的身後，往圓子的深處行去，眼光卻在靖王爺微佝著的後背上看了兩眼。

入王府之後，範尚書出麵，擋住了靖王爺的汙言攻勢，熱鬧了一番，但連柔嘉和弘成都還沒看見，靖王爺便忽然提出讓範閑跟自己走走，雖然範閑不清楚王爺這個提議有什麼意圖，但看父親大人暗暗點了頭，便也隨他去了。

一路行來，圓中並無太多景致，就連靖王爺日夜侍服的那幾畦菜地，也是幾灘亂泥而已。偏生靖王行在前方不說話，範閑也隻好沉默跟著，一邊打量王爺的背影，思緒卻早飄到了別的地方。

這位王爺不尋常，史書上也是見過這等自斂乃至自汙的荒唐王爺，可是像這位靖王做的如此幹脆，實實在在對於權力沒有一絲渴望的權貴，實在少見。

尤其是這一副蒼老的模樣，不知道當年是經歷了怎樣的精神打擊。

一老一少二人便的菜地邊停住了腳步，靖王爺嘶著聲音說道：“第一回見你，就是在這菜園子裏。”

範閑想到那個詩會，想到萬裏悲秋常作客。想到自己當時滿腦子意**菜地裏有位語笑嫣然的白衣女子，卻看到了一位農夫...便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應道：“王爺總是喜歡戲耍晚輩。”

“這京裏的人，不止我一個人種菜。”靖王爺說道。

範閑一怔。心想這不是一句廢話，京都雖然富庶，但依然有許多窮苦百姓，這些百姓們在院角牆下整治些菜地，補充一下日常地飲食，是非常常見的事情，但是靖王既然這麼說，自然有他的後文，於是他安靜聽著。

“秦家那個老家夥也喜歡種菜，隻不過他隻種白菜和吉卜”靖王爺唇角帶著一絲譏誚說道：“當兵的家夥。隻知道填飽肚子，根本不知道種菜也是門藝術。”

範閑心頭一驚，細細品咂王爺地這兩句話。一時間不知如何應答。

靖王爺走入爛泥一片的菜地裏，雙手叉著腰，看著四周荒敗景致，沉默半晌後說道：“你查清楚，山穀裏的狙殺是誰做的嗎？”

範閑緊緊地閉著嘴。如今的他，當然知道山穀裏的狙殺是軍方那位老殺神秦老爺子一手安排，問題是。這是如今慶國最大的秘密，除了陳萍萍與自己之外，想來沒有幾個人知道，而靖王爺先談秦老爺子種菜，此時又說到山穀狙殺的事情，難道是在暗示什麼？

可是...靖王爺常年不問政事，與朝中文武官員們都沒有什麼太深切的往來，他...憑什麼敢說山穀狙殺的事情是老秦家做地？

隻是靖王沒有說明，範閑也不知道自己猜想的是不是正確。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把秦家的事情告訴對方，因為那涉及一個最深地死間，隻得苦笑說道：“朝廷一直在查，院裏也在查，隻知道一定和軍方有關，隻是那人證已經死了，根本沒有線索。”

靖王爺回頭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有些意外於他的無動於衷，以為這小子沒有聽明白自己的意思，惱火地哼了一聲：“蠢貨！”

範閑苦笑，心想這種事兒，可不得裝裝蠢？

“守城弩是葉家的。”靖王爺盯著範閑的眼睛，“但你不要忘了秦家。”

王爺這話就說得太直接了，範閑想裝也無法再裝，心中在狐疑之外也是格外感動，這老家夥，對自己也太好了些吧，皺眉問道：“我和秦家沒仇。”

王爺哼了兩聲，沒有繼續說什麼，抬步出了泥菜地，再往圓子裏深處走去。

範閑看著他的背影，隱約猜到了一點，王爺之所以敢推斷出秦家會出手，肯定是因為當年的事情推斷出來，隻是秦家和當年太平別院血案地關聯...這可是父親大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就連陳萍萍，也是在那之後，又查了十幾年才查到的問題。

王爺為什麼知道？

想到此節，範閑心中熱血一湧，再也顧不得那多，直接趕上前去，抓住了靖王爺的袖子。

靖王爺一怔，緩緩回頭。

範閑望著他，極為誠懇說道：“當年究竟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天下沒有誰知道秦家參與當中？為什麼京都流血夜的時候，這件事情沒有被掀出來。”

...

“你問的太多了。”靖王爺歎息說道：“雖然我隻是個不務正業的閑散王爺，但你記住，我畢竟也是皇族的人...至於我為什麼知道你身後那兩個老家夥都不知道的事情，道理很簡單，因為當年我年紀還小，還跟在母後身邊。”

王爺地眉角抖了兩下，露出很促狹的笑容：“年紀小，總是喜歡到處躲迷藏，所以有時候很容易聽到什麼內容，至於偷聽到了什麼內容，這麼多年裏，也沒有別的人知道。”

範閑苦笑，欲言又止，王爺肯點出秦家，已經算是對自己異常愛護，可是那件事情如果涉及到太後，那可是王爺的親生母親，怎麼還能說下去？

“雲睿那時候年紀小，這件事情和她沒關係。”靖王爺沉默一陣後忽然說道：“這一點，我還是想和你講清楚，你自幼便跟著範建和監察院，學會了很多，但有很多事情，也變得可笑起來。”

此時老少二人站在寒冷的田壘上，不遠處便是靖王府的牆，牆外便是京都一成不變淒冷的天空，而範閑聽著身旁王爺的說話，心頭卻是溫暖無比。

“什麼事情？”

“不論是陳萍萍那條老狗，還是你父親，都是玩弄陰謀的高手，所以他們總喜歡把事情搞的很複雜，而且...最關鍵的是，他們誰都不信，而且最不信任的就是彼此。”靖王爺冷笑說道：“這是最愚蠢的事情，陳萍萍以前甚至還懷疑過雲睿，也不想想，那時節，雲睿才多大年紀。”

範閑苦笑，父親與陳萍萍之間的相互猜忌與防範，自從母親死後便一直存在，越來越深，直至自己入京後才好了起來。

“我把老秦家的事情咽了這麼久，今天講給你聽，不是要你去報仇。”靖王爺平靜說道：“我隻是覺得你得罪軍方已經夠多了，而我們慶國本來就是以軍立國的所在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軍中真正的敵人是誰，我擔心你會隨便死去。”

隨便死去四個字，靖王爺說的很沉重，他已經不想再有誰這樣隨隨便便死去。

範閑一揖及地，然後直起身子，問出了一個他最關心的問題。

“王爺，您為何對我這般好？”

...

靖王爺聽著這話，忽然怔了，怔了許久之後，忽然笑了。笑聲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尖，越來越淒厲，直笑的他肚子都痛了起來。蹲在了田壘之上，捂著小腹，半晌都抬不起頭來。

範閑心頭微亂，有些木然地站在一旁，看著身邊的這位王爺，看著王爺頭上與他實際年齡完全不相符的花白頭髮在寒風裏飄拂著，看著他眼角因為笑容而擠出來地淚水，

許久之後，靖王爺直起了身子，皺眉想了半天後說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然後他走下了田壘。

範閑依舊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後。

“陛下和我都是由姆媽抱大的。”靖王爺平靜說道，臉上早已回覆了往常的滄桑與寧靜。“那時候地誠王府並不怎麼起眼，在京都裏也沒有什麼地位，所以皇兄與我還可以四處玩耍。你父親當時也天天跟著我們，再加了宮...公中請來的伴讀陳萍萍，我們四個人天天混在一起，我年紀最小，當然最受欺負。”

“後來皇兄範建和陳萍萍去姆媽的老家澹州玩耍。回來後就樂滋滋地說，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很有趣的姑娘。”靖王爺笑了起來：“後來沒過多久，那位姑娘便到了京都。找到了誠王府。”

範閑也笑了：“那是我母親。”

“是啊。”靖王爺悠然思過往，“狠得當時年紀小，我天天纏著你母親玩，嗯，當時我叫她葉子姐...你母親很疼我的，所以哥哥再也不可能讓陳萍萍來欺負我了，這樣很好。”

一老一少二人邊說邊走，不一時來到了一間書房的外麵，範閑雖然有心多聽王爺講些舊事。但依然將注意力放到了書房中，因為這間書房明顯少有人來，王爺日常喜歡種菜，自然不喜歡讀書。

靖王爺推門而入，嘶聲說道：“坐。”

範閑也不拂座上灰塵，很安穩地坐了下來。

靖王爺在書櫃裏翻了半天，終於翻出了一本厚書，然後遞給了範閑，說道：“看。”

範閑一怔，雙手接了過來，一看封皮，是農藝講習，不由訥悶地看了王爺一眼。

靖王爺沉默了片刻後說道：“關於你的母親，我沒有什麼太多的話可以說，你問我為什麼對你這麼好...其實不對，我對你不够好，至少我被他們瞞了將近二十年。”

王爺緩緩走出書房，用微佝的背影對著範閑，聲音有些頹喪：“我一直以為她沒有後人。”

範閑坐在滿是灰塵的椅子上，隨手翻閱著那本厚厚地農藝講習，心裏卻在想著靖王爺先前說的話，其實他能隱約捕捉到靖王的心思，那一抹青澀地，苦澀的，不能言諸於口，卻銘記終生的心思。

當一位少年初始萌動，身旁多了一位溫柔、美麗、無所不能、無所不包容的姐姐時，難免會有這樣的一場故事發生。

自己到這個世上時，已經是一個成熟地靈魂，但在前世，何嚐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，所有的男子，誰沒有過這樣地經歷？隻不過正常的世人們，在成長之後，總會有真正甜美的果實，填補進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而靖王的正常成長經歷，很明顯被慶國的大曆史從中打斷了，葉家一夕覆滅，靖王卻不能怒，無處怒，故而早生華發，身影微佝，隻敬田園不敬宮廷。

範閑的手指翻動著微微發黃的書頁，忽然手指頭僵硬了一下。

他看到了幾張薄紙，夾在厚厚的書中，心頭一動，快速地向後翻著，又翻出了幾張薄紙。

紙上地筆跡很陌生，又很熟悉，書寫人的毛筆明顯用的不够好，筆畫直直愣愣，就像是火柴棍在搭積木。

紙上的內容，也並不出乎範閑的預料，上麵記錄著某人對某人的某些建議，比如監察院，比如商賈事，還有幾張便條，是說今天想吃什麼，明天大家打算到哪裏去玩...

範閑笑了起來，對著那幾張紙自言自語道：“你寫的別的東西，大概都被這天下人燒盡了，沒想到當年的小男生還留了幾張下來。”

他偏偏頭，又說道：“不過你的字寫的真沒有我寫的好，而且盡在氣力放在大處，卻不放在小處，毛筆用不慣，就用鵝毛筆好了，對了，我在內庫那邊做了個小坊，專門做鉛筆，在這些事情上，我比你聰明很多的...”

沉默了片刻，範閑想了想，把這幾張紙收入了懷中，想來靖王爺也需要這種解脫。他站起身來，臉上掛著恬靜的笑容，走出了書房

靖王爺不在書房外，這王府範閑已經來過許多次，也不需要丫環帶路，負著雙手，搖啊搖著，便到了一排大房外麵，這排房間攏成了一個獨立的小院，院門上卻掛著一把大大的銅鎖。

範閑看著這把鎖忍不住笑了起來,走上台階大力叩門,喊道:“再不來開門,我就走了啊。”

“別走!別走!”

院內傳來一連串急促的呼喊之聲,有人急速跑了過來,大木門發出碰的一聲,想秘是那人撞在了門上,由此可以想見此人的急迫。

大門開了一道小縫,範閑眯著眼睛往裏麵看去,不由嚇了一跳,發現對麵也有一隻眼睛在往外麵看著,而那人眼角明顯有幾塊眼屎,頭髮也是胡亂係著,看著憔悴不堪。

“見鬼!”範閑啐了一口。

“你才是鬼!”被關在房內的靖王世子李弘成破口大罵道:“還不趕緊把我撈出來!”

範閑看著他也著實可憐,忍不住歎了口氣,隻是一口氣沒有歎完,便又笑了起來。罵道:“王爺禁你的足,我怎麼撈你?”

“你給老爺子求情去!”李弘成已經快要被關瘋了,此時好不容易看到了一個不怕父王的家夥,哪裏肯錯過。罵道:“你小子,還有沒有良心?你陰我黑我,用汙言穢語噴我,我都認了...可我被關了這麼久,你就沒點兒同情心?想當初你剛進京都的時候,我對你差了?妓院帶你去,姑娘任你泡...”

範閑堵著耳朵,聽著李弘成連番大罵,知道這家夥著實太過淒慘,苦笑說道:“王爺關你也是為了你好。不然你若再出去和那幾哥倆折騰,折騰到最後,也不見得有什麼好下場。”

“死便死了!”李弘成冷笑道:“總比被活活憋死地強。”

範閑退了幾步。看了看這院子的格局,忍不住瞠目結舌說道:“天老爺...該不會,你就一直被關在這院子裏...關了一年吧?”

...

李弘成怔了怔,啐罵道:“那不早得瘋了,青日裏隻是不讓出府。雖說都是坐監,但王府這牢房總是大些。”

範閑揉著鼻子,點頭讚歎道:“以王府為囚牢。心不得自由,世子此句,果有哲理。”

李弘成哀歎道:“你小子就別刺激我了...本來我在王府裏聽聽戲也是好的,結果你小子一回京,就被人刺殺,又去殺人,我家那老頭子二話不說,立馬把我又關回了小院,你說我招誰惹誰了?”

範閑透過門縫看著弘成可憐模樣。心中也難免同情和歉疚,他當然清楚靖王府弄這麼一出是為什麼,還不是靖王爺不想讓自己兒子摻和到那些事情裏,自己一朝回京,便對二皇子一係大打出手,如果李弘成還和二皇子綁在一處,誰知道自己會怎麼對付他。

“得得。”範閑看了看四周無人,小聲說道:“我把你弄出來,帶你去逍遙逍遙,不過你可得答應我,別去見那些家夥。”

李弘成大喜過望,連連點頭,隻是懷疑說道:“這鎖你可別弄壞了,如果想越獄,我自己不知道打將出去。”

範閑從腰帶裏掏出一把鑰匙,嘲諷說道:“別忘了,我可是監察院出來的。”

...

大銅鎖哐啷一聲便被打開,被關在小院裏不見天日地靖王世子李弘成,終於得見天日,他大步邁出,看著四周開闊的環境,深深吸了一口氣,重重一拍範閑的肩膀:“算你小子還念舊情。”

其實鬧這麼大動靜,王府裏的下人們哪裏會不知道,隻是主事人既然是小範大人,救的又是自家世子爺,誰也不敢去阻攔。

便在此時,忽然一道清清亮亮,有些著急,有些惶恐的聲音響了起來。

“哥!你怎麼自己跑出來的了?”石階左下方不遠處立著位身穿杏紅大羅襖的貴族小姐,小臉蛋兒急的通紅:“當心爹爹打死你。”

範閑一怔回頭,看著這位小姐,隻見這位小姐依然是那副柔弱溫順的模樣,隻是眉眼間較諸往年多了幾絲清麗與婉約,他不由心頭一驚,心想這才一年不見,小蘿莉怎麼就變成如此清純可人地少女了?

那位小姐也看清了範閑的麵容,大吃一驚,掩住了自己的嘴唇,那雙眼眸裏驚喜之後,忽然間似乎想到了什麼,馬上便生起一絲水霧,泫然欲泣。

範閑心裏那個害怕,要說這京都他最怕地人,除了宮裏那位皇帝老子之外,便是麵前這位對自己情根深種的小姑娘,記得當年姑娘年紀小,便天天纏在自己身邊,好在如今早已塵埃落定,自己是她...堂哥,他心裏便放鬆了不少,可今日驟見姑娘家傷心模樣,心裏感覺也是有些不順暢。

姑娘家終於平伏了心緒,走到範閑微微一福,用蚊子一般的聲音說道:“見過閑哥哥。”

聽著閑哥哥三字,範閑倒吸一口涼氣,心想又來了,又來了,卻是別無辦法,用長兄一般沉穩和藹的語氣說道:“見過柔嘉妹妹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